

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日本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施锦芳

内容提要 人口少子老龄化是当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加剧将对宏观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回顾和梳理了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探讨分析了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总结评价了日本政府的少子老龄化对策,最后以日本为鉴,为中国尽早做好少子老龄化的各项准备,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人口少子老龄化 经济增长 影响 启示

DOI:10.16304/j.cnki.11-3952/f.2015.02.013

中国和日本两国虽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然而,两国的社会经济变迁面临的问题却非常相似。中日两国都可谓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现今的人口及经济变迁与曾经的日本十分相似。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相当于日本1968年的水平;两国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1956—1973年日本经济的18年高速增长书写了东亚奇迹。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世界震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重新规划了经济发展蓝图,将扩大内需作为重大战略方针。同时,中日两国的人口转变都非常迅速,总和生

育率都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同属于低生育水平国家。中国正逐渐迎来人口少子老龄化时代,政府已经认识到少子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近年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2013年开始逐渐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但是未来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增加带来的人口结构恶化是中国政府必须应对的难题。21世纪,“未富先老”将会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老龄化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重点考虑这一基本情况的制约和发展。

一、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观点梳理

长期以来,人口的数量、结构改变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研究成果指出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有些研究成果则强调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劳动力、资本、技术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视角展开。

(一)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1956年至1973年日本经济得以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农村大量的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大量流向了更具有增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和东北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深度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塑”(DUFE2014T03)的阶段性成果。

长潜力的工业部门,这不仅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带动需求最终实现了经济整体高速增长。换言之,大量的劳动投入不仅从供给角度促进了增长而且扩大了需求,从而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从这一角度而言,人口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不但在日本,而且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得到了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反之,劳动力人口减少即劳动投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李通屏,2002)。

(二)资本与经济增长

资本形成来源于生产剩余即储蓄,再由储蓄转化为投资。根据国民收入计算,储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后的剩余。因此,当期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源于上一期的人口总产出与消费的结余即储蓄,因此,储蓄积累越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丰富。人口的少子老龄化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关于人口变化与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源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代表性消费者将根据他所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把各个时期的消费安排在合理稳定的数量上”。生命周期理论是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年龄与储蓄率变动的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少年人口是净“借贷群体”,劳动年龄人口是净“储蓄群体”,老年人口则消耗劳动年龄阶段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换言之,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生产小于消费,而具有抚养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是产出大于自身消费。因此,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可能影响储蓄率变动。Solow (1994)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及 Coale 和 Hoover (1958)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后指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及总和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和少儿抚养比上升,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

较重,消费需求增加而储蓄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少儿抚养负担将演变为经济活动人口急剧增加,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转变表现为巨大的老龄化负担、削弱了储蓄能力并使经济增长减速。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广义上的技术进步指的是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增进。而狭义上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主体所生产的产品或工艺的变化情况。技术进步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为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及创新开发新产品。Romer (1986)、Lucas (1988)等提出了新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率不是依赖于投资,而是依赖于技术进步率,并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人均产出的增加则取决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没有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经济就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如果进一步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的产物。

到目前为止,围绕人口转变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长期来看,传统人口再生产向现代人口再生产转变过程,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必然推动技术进步。然而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具体影响却很难确定。有研究成果指出,老龄化下人口数量、结构转变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但针对具体影响路径却存在着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技术创新能力不断下降,以至诱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从而削弱了技术进步及劳动力市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并加大技术创新,从而推进技术进步(王德文、蔡昉和张学辉,2004)。另外,也有观点指出,人口老龄化将诱发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从而潜在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包玉香和王向阳,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看,它确实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劳动者是技术进步的实施者,可见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的数量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口少子化时代,劳动者的数量将逐渐减少,因此,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实施者,而技术进步也离不开人来完成,因此,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实现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技术进步除了受到人口数量的影响外,还被人口结构等其他诸多因素所左右。

(四)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刘易斯(1955)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关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技术知识,另一个是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在一个国家中,经济体制就可以看作为社会知识。因为一个适合国情、符合经济形势的经济体制可以较大幅度地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在度量国民的“幸福度”时,通常不采用GDP增长率而采用人均GDP。在现有的资本存量(capital deposit)下,即使劳动力人口减少,但今后随着人均资本密集度(capital intensity)增加,那么人均GDP也会增加,个人的收入水平也会提高。并且,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将有所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围绕经济增长率展开了多种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日本不进行年金(日本的年金即中国的养老金)改革也不提高劳动参与率,那么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美国,仅能维持在1%左右。相反,如果日本进行年金改革并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而且很好地控制财政支出及减轻经济负担,那么日本的GDP增长率将有可能接近或略赶超美国达到1.5%(Oliveira Martins, 2005)。与美国不同,日本的最大特征是,如果不进行包括年金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那么

日本GDP的增长率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也说明,日本还有通过改革年金制度以减少对储蓄的负面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有效利用女性劳动力资源等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余地。另外,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能控制储蓄率下降,并促进资本积累及提高资本密集度。

二、中日两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状况对比

人口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可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人口学的角度而言,少子化主要表现在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出生率下降、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孩子数量减少等几个方面。评价少子化的主要指标是人口总和生育率。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总和生育率若低于2.08,将意味着该社会人口逐渐走向减少。^①老龄化现象指的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评价老龄化的指标是老龄化率,即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当这一指标达到7%时,标志着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当老龄化率为14%时,说明这一社会已经是老龄化社会。

(一)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状况

首先简单回顾日本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战后,随着第一次“婴儿出生高潮”的到来,1950年日本少年人口(15岁以下人口)总数约为3000万人,占总人口的35.4%,这一时期,日本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之后,伴随第二次“婴儿出生高潮”的出现,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又有所回升。然而,进入80年代后期,伴随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持续降低,1997年日本首次出现了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的现象。另外,日本从1899年有人口动态统计记录以来,2005年日本总人口首次记录了负增长,即死亡人口高

于出生人口,这意味着日本开始步入了人口减少的时代,2005年日本出生人口为106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26,这两个数据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②

2006年日本在人口为3000万以上的37个国家中老龄人口比例最大,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名副其实的老龄化国家。国际社会通常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至14%所需要的时间定义为人口老龄化进展速度。对比欧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法国最缓慢,花费了115年;进展速度较快的是德国,也用了40年。然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1970年达到7%增至1994年的14%,仅仅用了短短24年。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

2013年4月16日,日本总务省公布了201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日本的总人口为1亿2751万5千人,劳动力人口为6240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4.1%,居全球最高;15岁以下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居全球最低。未来,日本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还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按出生中位、死亡中位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从2010年的1亿2805万7千人逐渐减少,2020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410万人,2030年为1亿1661万8千人,2040年为1亿727万6千人,2048年将跌破1亿大关,降至9913万1千人,2060年减少到8673万7千人。如果总和生育率得不到提高,15岁以下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13.1%下降至2060年的9.1%,与此对应,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3%上升到39.9%,换言之,到2060年日本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见,日益加剧的少子老龄化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重大应对课题。

(二)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现状及特征

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2012年末中国人口规模及结构数据:2012年末中国总人口

为13亿5404万人(港澳台除外),10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53%;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比2002年的22.4%下降了5.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4.1%,比2002年的70.3%提高了3.8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4%,比2002年的7.3%提高了2.1个百分点。通过上述统计结果可知:10年来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劳动力人口也保持适度增加。然而,0—14岁的人口构成比10年前下降了5.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少子化现象不断加剧。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增加,2012年末65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4%,已经超过了7%的老龄化社会分界线,因此,老龄化问题也日益引起了中国政府及社会的关注。

中国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保持在2.6左右,但是1992年以后因人口置换水平降低,总和生育率也降至1.8左右。近年,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2011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6。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从1990年的68.5岁增加至2000年的71.4岁,2010年又增加至74.8岁,与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呈现出“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同时,中国在老年人口基数、老龄化速度、高龄化趋势、区域差异、性别差异等方面也具有突出的特征:(1)老年人口基数大。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的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了2亿大关。(2)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在80年代中期达到成年型,世纪之交达到老年型,15年完成了许多国家需要50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根据预测,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0%,中国将仅用不到50年时间,而英、法、美等国要用100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3)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2012年底,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达2273万人,占

60岁以上总人口的11.72%，比1999年提高了31.73%，随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4)人口老龄化区域性差异显著。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方面，由于中国存在大量处于劳动年龄的乡—城流动人口，因此在降低城镇老龄化水平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农村的老龄化水平。2000年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0.92%，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农村和城镇老龄化程度将分别达到29%和22%，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5)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性别差异。由于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因此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高于男性，2010年60岁以上女性总人数为9051万人，男性总人数仅为8607.7万人。(6)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远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面临“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的双重挑战。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00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均是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0000美元以上；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大滞后于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应对老龄化的各类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体系都处于“未备先老”状态，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都是严峻的考验。

三、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少子老龄化影响消费及储蓄

众所周知，日本曾经以高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中鹤立鸡群，然而，近年伴随经济长期萧条，日本的家庭储蓄率逐年下降，1997年为11.4%、1999年下降至5%，2006年降至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3.2%。^③快速增长的人口少子老龄化是导致家庭储蓄率骤降的主要原因。今后，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将面临着家庭储蓄率不断下降的问题。

人口少子老龄化下储蓄也会发生较大变化。人口少子老龄化下家庭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的明细也将发生较大变化。OECD在日本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基础上推算了从2000年至2050年日本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动情况后指出：医疗、养老、护理等社会保障支出及水、电、煤气费支出比例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而交通、教育费支出将急剧下降(Martins等，2005)。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原因是随着人口年龄加大，身体状况下降需要获得的医疗、保健服务增加，而水、电、煤气费支出增加的原因是老年人退休后居家时间相对增加带来水、电、煤气消耗量增加。而交通费支出减少的原因是退休后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机会减少，教育费减少是因为少子化下家庭需要接受教育的孩子总体数量减少。2004年日本总务省实施了全国消费实际状况调查：与全国所有家庭平均消费支出相比，老年人家庭(家庭户主为65岁以上的家庭)的消费总支出大约减少了20%，老年家庭消费总支出中，医疗、保健相关支出占了绝大部分，而外出饮食等消费支出、交通费、房租、教育费支出占的比例最小。^④上述调查结果对今后预测人口少子老龄化导致的消费结构变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少子老龄化影响政府和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和国债收入。从政府支出层面上看，人口减少相当于纳税人人数的减少，长此以往政府财政将陷入税收大量减少的窘境。不断攀升的人口老龄化率迫使政府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加大从而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如果政府想保持投资不变或增加投资，有可能选择的方法是提高税率水平以增加税收收入或是增发国债。

企业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如前所述，短期内，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储蓄可能会减少，而在长期内，储蓄水平有可能上升。从企业支出层面来看，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下降与人口结构恶化会招致国内市场萎缩、内需主导型企业的

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近年,日本日用品、家电和成衣等内需型连锁企业在缩减国内工厂规模的同时纷纷制定海外市场发展计划以及加大与国外同行合作的力度,在海外寻求发展空间,把公司的未来寄希望于海外市场。例如:日本大型连锁商“优衣库”,2009年至2012年三年间在亚洲就增设了300多家店铺,还计划继续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建立超大型店铺,预计到2014年底,海外销售额将超过国内销售额。丰田、日产、本田等日本汽车制造企业也将新工厂逐渐转移到人口持续增长且购买力旺盛的发展中国家,这3家企业已经连续10年未在本国内增设工厂。另外,由于国内劳动力供给不足,如松下电器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的普通职工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40岁。老龄化导致的高成本,使多数公司的收益呈下降趋势,员工的老龄化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以及拓展欲望也下降,因此,日本企业购买新设备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也逐年减少。

(三) 少子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

近年,日本总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数量的减少,导致与青少年相关的玩具、服装、食品、教育等产业的市场规模出现缩小趋势。例如,以日本国内玩具市场(电子玩具、模型、季节性玩具、毛绒玩具、游戏开发、电子游戏机等)为例,玩具市场规模已连续6年缩减,到2012年缩减至7096亿日元。^⑤今后,玩具市场在日本的生存面临巨大挑战。与此相反,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却使得与老年人相关的银发产业呈现出繁荣景象。银发产业,又称为老年产业或老龄产业,是指以老年人为目标客户群,为满足老年人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为其提供所需商品或服务的产业。根据老年人群的不同需求,银发产业大体可以划分为老年产品制造业、老年生活护理服务、老年金融保险、老年休闲服务、老年住宅五个方面。日本银发产业起步较早,目前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发展期。老年人手机、老年人饮料、老年人化妆品及为老年人服务的机器人等在日本畅销一时。另

外,目前日本的老年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经历过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终身储蓄额投资收入比较丰厚。日本现有的14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中60%为老年人持有。可以推测,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银发产业将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有可能成为日本的朝阳产业。由此,日本产业结构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四) 少子老龄化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利用一些国家国民储蓄和投资率的数据,统计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对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平衡的影响发现,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里,更倾向实现经常账户盈余。如前所述,长期内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里,储蓄会增加,并带来本国的资本相对充裕,国内利率相对低下。根据利率平价理论,本国资本将会流向利率水平相对高的国家(Higgins, 1998)。因此,本国将成为一个“债权国”,对国外的净投资收入将会增加,提高了经常账户项下的收入账户盈余。同时,长期内由于储蓄的增加,私人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企业投资会不断增长,而少子老龄化导致本国国内市场相对减小,于是,国内企业将更多的产品输出国外。

(五) 少子老龄化影响技术进步及制度创新

少子老龄化下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的老少比例失衡,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也相应提高。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年轻劳动力的缺乏,对于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及提升国际竞争力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诸多数据表明,人口少子老龄化下,日本多项技术指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下降。日本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然而,日本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居亚洲第三位,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仅居亚洲第五位。从每万人拥有电脑的数量看,美国大约是日本的2倍。而从全球国际竞争力排名看,1993年日本人均GDP跃居全球第二位以来连续8年蝉联国际竞争力排行榜首,然而,1994年下降至第三位,之后持续下滑,1998年退居第

18位。可见,人口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减少通过技术途径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日本少子老龄化应对措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日本少子老龄化应对措施

如上所述,人口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口数量减少和结构恶化导致消费人数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就业结构恶化,进一步导致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缩减、国内投资下降、国际竞争力下滑。日本政府和企业从多个方面颁布和实施了相关政策以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

第一,积极寻求新市场、刺激国内消费。长期低迷的出生率导致日本出生人数常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消费人数随之减少,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额也增长缓慢,尤其是青少年消费市场。针对这个问题,日本企业和政府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市场以刺激国内消费。例如:日本婴儿食品企业通过引进速溶咖啡技术生产出冷冻干燥型和蒸煮型的婴儿食品,并推出不同口味的产品,增加产品使用范围和用途,实现产品差异化,成功开拓了新的市场(土屋慎一,2005)。另外,为了适应日趋严峻的老龄化,日本东京巢鸭街道在政府的指导下向老年人用品集散地转变,并通过深度挖掘老人的精神世界、喜好及文化,逐步成为一个集购物、聚会、旅游为一体的老年人特色商业街。

第二,大力推进老龄产业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与产业界于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老龄产业概念,并在80年代开始培育和扶持,90年代后期日本大企业开始介入老龄产业的开发与经营。2000年看护保险制度在日本导入后,老年人长期护理相关产业成为了新领军,直接带动了医疗、福利相关产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住宅、服装、食品及物流等服务行

业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老龄产业链。现今日本老龄产业在市场规模、产品种类、社会功能、从业人员素质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本政府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并拉动了国内经济发展(查建华,2011)。

第三,充分利用老年人人力资源、扩大老年人再就业机会。严峻的人口少子老龄化导致日本劳动力出现不足和人才断层现象。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将退休年龄不断延长,2013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修订的日本《高龄者就业安定法》中规定企业有义务让职员工作至65岁。日本《读卖新闻》2014年5月6日报道,日本政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选择未来有识之士会议”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日本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案,提出应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来调动老年人工作积极性。此外,各个地区还建立了“银发人才中心”,充分利用老年人人力资源,让老年人所具备的丰富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得以传承,避免人才断层现象的发生。

第四,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年轻劳动力。随着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在自身不能提高出生率以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开始探讨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国年轻劳动力以保证日本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本。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讨论在特区进一步放宽外国劳动者签证政策,吸引海外投资,主要政策包括:针对在全国6个国家战略特区创业的外国人放宽在留政策;从事家政、育儿工作的外国人在特区内会优先获得在留资格。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些举措促进日本国内创业,从而增强经济活力,同时吸纳外籍劳动者进入家政领域,带动更多的女性上岗就业。日本政府指出,如果这一举措能对经济起到一定程度的提振作用,下一步将会研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推广。

第五,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劳动力持续减少的日

本,推进科技创新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措施之一。纵观战后日本经济史,技术的引进、改良和创新对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企业过于热衷于与科技创新无关的资产投机,导致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进入长期萧条,日本的技术创新与欧美国家也因此拉开差距,日本经济整体竞争力开始走下坡路。因此,日本政府决定继续推进科技创新,除了投资国家战略性的开发研究外,还要促进对私营部门投资及研发的支援,加快从自主研发到开放式创新的转变,提高创新的实用性和事业性,实现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⑥

(二)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近年来,少子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妨碍日本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并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政府为了减少和消除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采取了积极的对策。虽然中国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刚刚凸显,对经济的影响尚不如日本严重。然而,中国应以日本为鉴,尽早做好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各项准备,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一,大力推进老龄产业发展,进一步刺激内需。虽然近年来中国老龄产业有所发展,但是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老龄产业缺少一个完整的中长期规划,也未如日本看护保险产业类似的老龄引领产业来带动老龄产业的发展,而且企业较为忽视老年市场,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老龄产业的发展前景,导致了目前中国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不完整,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中国应重视老年人市场、大力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按照老龄事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契机,开拓能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以社会福利事业带动老龄产业发展。

第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进程。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这一优势曾经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伴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势必减少,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将呈现减少态势,这就造成其无法弥补老年人退出所产生的劳动力缺口,并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面临劳动力短缺危机。近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经常在年初出现“用工荒”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正在接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样,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也将受到更大冲击。同时,依赖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进行加工组装的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出口产业也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因此,中国急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进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大力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努力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三,培养高水平人才,推进科技创新。中国一直被誉为“世界工厂”,世界上大部分的产品都由中国生产加工,但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只是负责简单的组建安装工作,并不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并且,伴随经济增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诸多企业已不再考虑在中国投资建厂,而是转向东南亚一些具有更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因此,在未来劳动力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可创建“产官学一体化”平台,在政府政策诱导及支持下,使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相结合,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www.ourworldindata.org/data/population-growth-vital-statistics/future-world-population-growth/>。

②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少(下转第147页)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 Korea and Taiwan.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42, No.2, 2013.

⑤Martin, C. and Milas, C., Quantitative easing: A sceptical surve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28, No.4, 2012.

⑥Sims, A.C.,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s, Vol.48, No.1, 1980.

⑦Stiglitz, J., Time for a second stimulus. New Per-

spectives Quarterly, Vol.27, No.2, 2010.

⑧Sula, O., Surges and sudden stops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Open Economies Review, Vol.21, No.4, 2010.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 希 雨

(上接第126页)子化社会白皮书》,2006年。

③资料来源:2006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国民经济计算。

④资料来源: <http://www.stat.go.jp/data/zensho/2004/index.htm>。

⑤资料来源:日本矢野经济研究所:《玩具市场调查结果》,2013年。

⑥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制造白皮书》,2014年。

参考文献:

①包玉香、王向阳:《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西北人口》2012年第2期。

②李通屏:《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日本经验》,《人口研究》2002年第6期。

③李通屏等:《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④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⑤唐代盛、邓力源:《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

⑥土屋慎一:《少子高龄化与地区产业》,载《少子高龄化总和调查报告》,2005年。

⑦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⑧王桥:《东亚: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⑨查建华:《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研究》,《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⑩左学金:《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

⑪Coale, A.J. and Hoover, E.M.,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⑫Higgins, M., Demography, national saving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39, No.2, 1998.

⑬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22, No.1, 1988.

⑭Oliveira Martins, J., Gonand, F., Antolín, P., De La Maisonneuve, C. and Yoo, K.-Y., The impact of ageing on demand, factor, markets and growth. Economics Papers From University Paris Dauphine, No.123456789/11049, 2005.

⑮Romer, P.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4, No.5, 1986.

⑯Solow, R.M., 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8, No.1, 1994.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责任编辑 徐敬东